

宋史

第十八冊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通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
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
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益少畱楫曰仕宦所樂
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令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
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旣滿徑
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爲太

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書升楫記室參軍
進侍講翊善中人涖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
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臯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卽位召爲
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
布當國自以於楫有吸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
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
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它日李清臣勸
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
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勾去
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尙書議禮
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

乃詣國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
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
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千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
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
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
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
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
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
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
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臯蔡京興蘇州
錢獄欲陷章縉兄弟遣開封尹令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
千百強抑使承盜鑄臯死者甚眾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

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卽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

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
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
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
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
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旣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
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遷桂州教授王師討
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
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辜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
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
畱不進勣謂副使趙高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
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

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
薦勤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
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勤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
利復敎授廣陵申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見其文諭獎之
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
中書舍人修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尙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
謂勤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
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勤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
校五朝寶訓勤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
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
朋黨曰明功臯國史久不成勤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
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

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謁告歸爾羌去朝廷也奈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勣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

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
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
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
龍圖閣直學士畱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
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旣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
祿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
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
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
論尙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
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
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

辛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效
汝明刺血調藥傳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
欲繩以法汝明爲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廟費鉅財窘令以
屬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它
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眾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
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
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
錄徽宗覽之曰有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
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
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
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
故眾欲委臯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

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多不親行汝
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
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
明日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
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
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跽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
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
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
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卽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
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卽命

釐正之一時上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
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徒葆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
籙宮作十道齊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
來歸七十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
凶黠忿鷙犯不赦之辜於鄰國逃命遁外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
泄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臯人爲之宜厚其祿賜眞諸
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
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
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
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
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
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

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
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
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周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
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
無將順奉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
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
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肖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
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
尙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
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它事貶知昭州立山縣
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
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

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
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
京無所顧然其它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溫州郭敦實
泗州葉點皆坐是得辜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州傅
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卽奉行制書存畱僧寺形勝佛象及決罰
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
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圉者訟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
辟公弼謂此人無辜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辜公弼曰禽獸食
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
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辜宗哲委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
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殞

郡吏具獄兩人以它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指血流傷因而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

汰遣以開寒峻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
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
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入奉得臯而內
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
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
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
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寢異京恚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
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數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
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
公弼嘗爲侍御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
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
卽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

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削其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
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
以爲方田之制莫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掎克重斂
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臯惡章數十上京如罷又言吏員猥
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部水
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
之轉運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
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
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
啟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尙書兼
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歷民
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敝所有以事無用字